

读史侧翼

李白“倒插门”

邱时民



《李白诗意图》 陈良敏 作

历史总有出奇处。那位孤芳自赏,矜介自傲,曾令高力士为他脱靴,曾叫杨贵妃为他磨墨的大诗人李白,原来是一位“倒插门”的女婿。

关于李白的“倒插门”,一个原因是李白出自“胡地”,在回到巴蜀江油偏居后(当时亦称为西南夷),那里也杂居着以“羌胡”为主的许多少数民族,他必会受到当地婚俗世风的影响。所以,对于深具豪放本质的诗人李白来讲,他是不会在意内地汉人的世俗之见的。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李白想当官的抱负有关,“倒插门”给了他这种机遇。

八斗之才的李白,从少年时代起就有非凡的抱负和济世的雄心,早就表示“已将书剑许明时”。然而,抱负也好,雄心也罢,要实现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金陵,李白进行了干谒活动,前后持续将近半年时间,拜谒的名官显宦和社会名流已不计其数,虽说他们对李白的才华和学识褒奖有加,都表示愿为李白出力奖掖和提携,但一说到具体的荐举或制举,那些人就以种种原由来拖延或搪塞。

金陵失利,次年春天李白就转向扬州,那年李白26岁。不料非但抱负没有实现,反而在那年秋天生了一场大病,加上离家时所携“三十万贯”钱财,已所剩无几,可谓贫病交加。

就在李白一筹莫展的时候,老朋友孟少府的出现使他柳暗花明又一村。孟少府是扬州州治所在地江都县衙的县丞,他不仅前来探望李白,还派人送了一笔钱来,同时又帮助延请名医,悉心照料,这才使李白的病情逐渐好转。当李白健康状况无忧时,孟少府与他探讨起人生之路,了解到李白求官之路不通坦,于是就指点“迷津”:当眼前的路实在走不通时,不妨掉过头,绕个弯,或许就能有个美好前景。

李白自是聪明人,一下子就听出了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便说道:贤兄若有高见,不妨赐教一二。

孟少府说:如今贤弟走的这条争取荐举或制举之路,实在不是坦途。如果暂时搁置你的人生目标,改走一段弯路,说不定更容易到达理想境地。

听说人生之路另有“弯路”可走,李白便急忙向孟少府讨教。孟少府怕李白不肯走这条“弯路”,就激将 he 说道:我这里有一条现成的弯路,就看贤弟敢不敢走?

李白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世上没有我不敢走的路!贤兄不妨痛快淋漓,直言详告。

听到李白的这番回答,孟少府才将安陆有户许姓人家意欲招婿入赘的事,细细地讲了出来。原来,那户许姓人家并非寻常之家,乃是名门望族。许姓女子祖父是曾经在唐高宗龙朔年间担任左相的许圜师,许圜师的父亲还是唐高祖李渊的同学。她父亲在唐中宗朝当过员外郎。许相爷已经去世,许员外尚在朝中供职。员外膝下就独苗一根,那许女品貌端庄,才情过人,贤淑可人,只因门第太高,择婿过苛,年届25岁,在当时成了大龄“剩女”,所以愿意降格以求,唯一的主要要求就是男方能够“倒插门”。孟少府开导李白:贤弟干谒之路坎坷,这门亲事可是一条仕途通路,如今许家相爷虽已辞世,但余荫尚存,定能助

贤弟功成名就。

虽说是“倒插门”,但是推定这是一条人生成功之路后,李白再也不顾世俗偏见,他诗风豪放、性情不羁,不把“倒插门”当作一件尴尬事,以后和别人谈起这个话题时,从不遮遮掩掩,藏着掖着。他在开元十八年所作《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就大大方方说:“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梦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意思是:司马相如赞叹湖北云梦地区的风光,我就跑到湖北来观赏了。被许相公家招为上门女婿,和他的孙女结婚了。

百味书斋

沙可

民居线描之美

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王其钧教授的经典著作《民居线条之美:建筑白描写生摹本》。本书早在1980年代就首次出版,在出版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因其书中绘画功力深厚、意境优美的白描插图,而成为国内建筑学学生学习建筑线描画的最佳临摹范本。

当下,中国民居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我们的祖先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质特产创造出各种合适的居处。王其钧教授以实地考察和艺术创作完成了《民居线条之美——建筑白描写生摹本》——这本关于中国民居的图册,读者可以在书中领略到作者用画笔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民居之美的热爱。

书内包含了200余幅中国民居白描写生画作与20万余字著述。作者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清晰易懂、简明扼要的概述,并且配有对绘画技法的精到指点。从民居美学艺术、平面分类、大木构架、形式集合、村镇面貌、分解构造、艺术语言、细部装修和审美意蕴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建造技术和艺术魅力。

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用线描来表现民居,能够凸显出传统民居所特有的线条疏密之意蕴,从而产生让人迷恋的共鸣情愫。

中国古代士大夫历来追求“天地人吾庐”的精神境界。坐在屋里,点一炉香,泡一壶茶,轻抚弦丝,成为典型的士大夫所推崇的生活。东晋郭璞“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六朝谢朓“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唐代沈佺期的“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杜甫的“江山扶户户,日月近雕梁”以及宋代米芾的“山随宴坐图画出,水作夜窗风雨来”等等,无不暗合了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哲学思想以及士大夫网罗天地于门户,吮吸山川于胸怀的空间意识,而这种空间意识的一部分就是受到了民居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当我们从古人的诗词绘画作品中寻得与民居相关联的元素,并认同其思想与审美倾向时,我们在老村古镇、高墙深巷之间时就自然会感受到民居的美,并且如饮醇醪,似醉其中。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许多画家仍然喜欢将传统民居作为绘画物象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符合我们审美的原始起点,极易触动我们的想象与情感。

《民居线条之美》的白描画全部用毛笔勾线而成,与钢笔绘画的线条相比,乍看之下好像没有粗细变化的所谓“铁线描”,但在起始及转折处还是有较大不同的。传统民居建筑中很少开窗,大面积实墙与窗牖门户之间形成的“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疏密关系,与白描画中的留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白色实墙与黑色瓦垄的对比,其空白与密致的物象相交融,使它们看上去充满了意像的节奏,而白描画中虚实相生的疏密构图法则也与之相契合。那些留白的作用恰似民居的白墙,映衬出旷邈幽深的静寂,线与空白

的节奏、旋律,构成了飘渺浮动的氤氲。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下建筑在越来越趋向现代化的方向时,却逐渐遗失了中国独有的建筑文化。一些哥特风、巴洛克、洛可可、拜占庭式等欧洲文艺风格渐渐掩盖了中国民居天人合一的本来色彩。大量中国传统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而面临消亡的境地,传统中式建筑式样日渐没落。城市发展了,这些守护中国文化标志象征的民居建筑文化却丢了,这是何其悲哀。

唯有传承,才有发展,希望这种不可再生的民居建筑一直保留在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之中。而《民居线条之美——建筑白描写生摹本》一书,或许可以让喜欢民居建筑的读者通过这些白描画作品,更好地感受与欣赏传统民居内在的独特意蕴;同时也让白描画的研习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白描画技法,并懂得如何发现被描绘物像的背景文脉,从而赋予自己的绘画作品以魅力和灵魂。

文化评弹

张新一

《精灵宝可梦》的城府

今天看完《大侦探皮卡丘》,想起它的正传作品——《精灵宝可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宠物小精灵》《神奇宝贝》《口袋妖怪》。这个大IP在前几年因为众多脍炙人口的译名遭到抢注,只得将中文名定为《精灵宝可梦》。根据“宝可梦之父”田尻智的原案,宝可梦世界是很黑暗的,动画版在最开始还是隐约透露了成人化的世界观:宝可梦与普通动植物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普通动植物经历了人类对生态的摧残后开始消亡。宝可梦,很可能原本就是大自然为了惩罚人类而创造的变异物种。《精灵宝可梦》的开端,注定了它是个心有反骨的“坏小孩”,不过这么多年来,它因为害怕自己的“坏”为人所不齿,一直软弱地伪装着,像个平易近人的“阳光少年”。

《精灵宝可梦》动画无印篇以及游戏第一、二世代,是以关都、城都等地为背景,原型是日本本州。在游戏中有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就是城镇里基本没有男性青年,大多是少妇和老人小孩。这其实是二战后日本的映射。宝可梦若是基于日本科幻作品常有的末世观基础上诞生的,那它也许就是核异变的动植物。

在首藤刚志的同名小说里,《精灵宝可梦》的成人化世界观被进一步解释,人物情节的设定,无不指向19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不过是围绕宝可梦展开的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的虚假美景下,大人们疏忽了孩子的教育,让孩子背负虚妄的希望。

再回到《大侦探皮卡丘》对人宝共生的讨论上。为男主角所鄙夷的精灵球捕捉更像是一种洗脑手段,省略了复杂的驯化过程,可能也代表着短期内人类对未知动物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控制,宝可梦作为生命在精灵球与电脑中实现了数据化,它们的攻击也成为了能量,而不是真正的“火”“水”,看似美好的精灵捕捉,实则是对宝可梦生存权利的剥夺。

《精灵宝可梦》是一个看似远离现实,实则与现实紧密关联的IP,这是它不愿彻底向幼齿与低俗屈服的“蔫坏”处。但很可惜,在商业上尝到甜头后,它便放弃了挖掘自己的



电影《大侦探皮卡丘》剧照

“坏”,而是软弱地活在安全区里了。近年来的浅入浅出让它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可以不断地推出叫座新作。反观《数码宝贝》,的确做到了深入浅出的伦理思考,但同时榨干了数码兽与人类这一母题的价值,在今天已然毫无生气走向消亡。

季候物语

徐成龙

菖蒲之雅

菖蒲,是平凡的,也是清雅的。识得菖蒲是在一个端午节。家乡流传着一句俗语:五月五,过端午;插艾草,挂菖蒲。记得小时候,到了端午节这一天,母亲给我们的耳朵和前额涂上黄连酒,在门框的两侧插上菖蒲,顿时,小小陋室馨香扑鼻,喜庆盈门。看着宝剑状的植物,我很好奇,便问母亲:“这是什么?有什么用?”母亲告诉我:“这是菖蒲,用来驱蚊辟邪的。”于是,我记住了。

后来,外出求学,我从书上获知,菖蒲是江南一种常见水生湿地植物,为多年生草本,常见有两种:一种生长在湿地淤泥中,称为菖蒲;一种多野生在山涧溪流和水石缝隙处,称为石菖蒲。家乡的菖蒲无疑属于第一种了,正如《本草图经》所描述:“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

家乡水系发达,河流纵横交错,走在乡野的池塘和河流,都能看到茂盛的水草间,零星地长着一束束一丛丛的菖蒲。和煦的春风拂过,菖蒲从水底冒出,恣意勃发,在水光的映衬下,润泽青碧。到了初夏,嫩绿的菖蒲长得茂盛,青叶密密麻麻立于水面,生机盎然,开出黄色的花朵,呈现出一种生命的蓬勃。一阵风起,叶子随风而动,似乎在窃窃私语。到了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菖蒲也不屈服,行走在自己的江湖,活出自己的姿态。

对于菖蒲,文人墨客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与兰草、菊花、水仙一起称为“花草四雅”。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写到:“乃若石菖蒲之为物,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愈久则愈密、愈瘠则愈细,可以适情,可以养性,书斋左右一有此君,便觉清趣潇洒。”南宋朱熹在《咏菖蒲诗》云:“君家兰杜久萋萋,近养菖蒲绿未齐。乞与幽人伴岑寂,小窗风露日低迷。”杜甫的“风断青蒲节,碧节吐寒蒲。”姚思岩的“根盘龙骨瘦,叶耸虎须长。”陆游的“今日溪头慰心处,自寻白石养菖蒲。”历朝历代,中国骚人用凝练的笔墨纷纷赞美菖蒲清俗洒脱的秉性及青绿可爱之态,以特别的方式表达对它的喜爱,抒发别样的情怀。常言道:无菖蒲不文人。文人雅士把菖蒲庄重地移植到书桌旁,日夜相伴,静坐思雅,修心养性。据记载,苏轼很欣赏菖蒲,对其“苍然于几案间”,且能“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赞赏有加。这位名声赫赫的大文豪为了养好菖蒲,竟然屈身去捡碎石,“取数百枚以养”。菖蒲之雅可见一斑。

菖蒲的价值还体现在它的药用上。《吕氏春秋》写孔子学周文王吃菖蒲:“文王嗜菖蒲菹,孔子闻之,缩项而食之。”李白在《嵩山采蒲者》中写到:“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菖蒲酒在明代最为盛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菖蒲酒,治三十六风、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我想,清冽甘醇的美酒,散发出清奇浓郁的芳香,恐怕神仙也会被醉倒的。

遗憾的是,岁月变迁,菖蒲渐渐被世人淡忘,在历史的长河里湮灭。兰草、菊花、水仙已入寻常百姓家,雅俗共赏,唯独高傲而清幽的菖蒲让人敬而远之。

五月又至,遥望家乡,守候在乡间池塘、河流里的菖蒲,该长得茂盛了吧!感念之间,菖蒲那特有的香气,带着几分牵挂,越过千山万水,袅娜地飘过来,飘过来。